

常識

SERIES

吴
梅

词学入门

吴梅 著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常識

词学入门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学入门 / 吴梅著. — 湘潭:湘潭大学出版社,
2010.12

(常识丛书)

ISBN 978-7-81128-250-4

I. ①词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文学研
究—中国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5161 号

词学入门

吴梅著

责任编辑:陈美桥

特约编辑:张莉娟

封面设计:万有文化

出版发行:湘潭大学出版社

社址: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大学出版大楼

电话(传真):0731-58298966 邮编:411105

网 址: <http://xtup.xtu.edu.cn>

印 刷: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经 销: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111千字

版 次: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1128-250-4

定 价:19.80元

(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)

目 录

目
录

第一章 绪 论 / 1

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 / 13

第三章 论 韵 / 20

第四章 论音律 / 29

第五章 作 法 / 43

第六章 概论一 唐五代 / 52

第一 唐人词略 / 53

第二 五代十国人词略 / 62

第七章 概论二 两 宋 / 75

第一 北宋人词略 / 76

第二 南宋人词略 / 101

第八章 概论三 金 元 / 133

第一 金人词略 / 134

第二 元人词略 / 153

第九章 概论四 明 清 / 172

第一 明人词略 / 172

第二 清人词略 / 188

编后记 / 231

第一章 绪 论

词之为学，意内言外，发始于唐，滋衍于五代，而造极于两宋。调有定格，字有定音，实为乐府之遗，故曰诗余。惟齐梁以来，乐府之音节已亡，而一时君臣，尤喜别翻新调。如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，陈后主之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沈约之《六忆诗》，已为此事之滥觞。唐人以诗为乐，七言律绝，皆付乐章。至玄、肃之间，词体始定。李白《忆秦娥》，张志和《渔歌子》，其最著也。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，如《菩萨蛮》是。又谓词之《瑞鹧鸪》即七律体，《玉楼春》即七古体，《杨柳枝》即七绝体，欲实诗余之名，殊非确论。盖

开元全盛之时，即词学权舆之日。旗亭画壁，本属歌诗。陵阙西风，亦承乐府。强分后先，终归臆断。自是以后，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，竞相藻饰。调笑转应之曲，江南春去之词，上拟清商，亦无多让，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。握兰金荃，远接骚辨。变南朝之宫体，扬北部之新声。于是皇甫松、郑梦复、司空图、韩偓、张曙之徒，一时云起。杨柳大堤之句，芙蓉曲渚之篇，自出机杼，彬彬称盛矣。

作词之难，在上不似诗，下不类曲。不淄不磷，立于二者之间。要须辨其气韵。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，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。浅者深之，高者下之，处于才不才之间，斯词之三昧得矣。惟词中各牌，有与诗无异者。如《生查子》，何殊于五绝？《小秦王》、《八拍蛮》、《阿那曲》，何殊于七绝？此等词颇难著笔。又须多读古人旧作，得其气味，去诗中习见辞语，便可避去。至于南北曲，与词格不甚相远，而欲求别于曲，亦较诗为难。但曲之长处，在雅俗互陈。又熟谙元人方言，不必以藻绩为能也。词则曲中俗字，如你、我、这厢、那厢之类，固不可用。即衬贴字，如

虽则是、却原来等，亦当舍去。而最难之处，在上三下四对句。如史邦卿《春雨词》云：“惊粉重蝶宿西园，喜泥润燕归南浦。”又“临断岸新绿生时，是落红带愁流处。”此词中妙语也。汤临川《还魂》云：“他还有念老夫诗句？男儿：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，又没乱里春情难遣，蓦忽地怀人幽怨。”亦曲中佳处，然不可入词。由是类推，可以隅反，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。宋词中尽有俚鄙者，亟宜力避。

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目，始自《草堂诗余》。后人因之，顾亦略云尔。《词综》所云，以臆见分之，后遂相沿，殊属牵强者也。钱唐毛氏云：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；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；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，古人定例也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。所谓定例，有何所据？若以少一字为短，多一字为长，必无是理。如《七娘子》有五十八字者，有六十字者，将为小令乎，抑中调乎？如《雪狮儿》有八十九字者，有九十二字者，将为中调乎，抑长调乎？此皆妄为分析，无当于词学也。况草堂旧刻，止有分类，并无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名。至嘉靖间，上海顾从敬刻《类

编草堂诗余》四卷，始有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目，是为别本之始。何良俊序称从敬家藏宋刻，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，明系依托。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，于是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分，至牢不可破矣。

词中调同名异，如《木兰花》与《玉楼春》，唐人已有之。至宋人则多取词中辞语名篇，强标新目，如《贺新郎》为《乳燕飞》，《念奴娇》为《酹江月》，《水龙吟》为《小楼连苑》之类。此由文人好奇，争相巧饰，而于词之美恶无与焉。又有调异名同者，如《长相思》、《浣溪沙》、《浪淘沙》，皆有长调，此或清真提举大晟时所改易者，故周集中皆有之。此等词牌，作时须依四声，不可自改声韵。缘舍此以外，别无他词可证也。又如《江月晃重山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》、《四犯翦梅花》类，盖割裂牌名为之，此法南曲中最多。凡作此等曲，皆一时名手游戏及之。或取声律之美，或取节拍之和。如《巫山十二峰》、《九回肠》之目，歌时最为耐听故也。词则万不能造新名，仅可墨守成格。何也？曲之板式，今尚完备，苟能遍歌旧曲，不难自集新声。词则拍节既

亡，字谱零落，强分高下，等诸面墙，间释工尺，亦同响壁。集曲之法，首严腔格，亡佚若斯，万难整理，此其一也。六宫十一调，所隶诸曲，管色既明，部署亦审。各宫互犯，确有成法。词则分配宫调，颇有出入。管色高低，万难悬揣，而欲汇集美名，别创新格，即非惑世，亦类欺人，此其二也。至于明清作者，辄恣自度腔，几欲上追白石梦窗，真是不知妄作。又如许宝善、谢淮辈，取古今名调，一一被诸管弦，以南北曲之音拍，强诬古人，更不可为典要。学者慎勿惑之。

沈伯时《乐府指迷》云：“音律欲其协，不协，则成长短之诗。下字欲其雅，不雅，则近乎缠令之体。用字不可太露，露，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。发意不可太高，高，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”此四语为词学之指南，各宜深思也。夫协律之道，今不可知。但据古人成作，而勿越其规范。则谱法虽逸，而字格尚存，揆诸按谱之方，亦云弗畔。若夫缠令之体，本于乐府相和之歌，沿至元初，其法已绝。惟董词所载，犹存此名。清代《大成谱》，备录董词，而于缠令格调，亦未深考。亡佚既久，可以不论。至用字发意，要归蕴藉。

露则意不称辞，高则辞不达意。二者交讥，非作家之极轨也。故作词能以清真为归，斯用字发意，皆有法度矣。

咏物之作，最要在寄托。所谓寄托者，盖借物言志，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。“三百篇”之比兴，《离骚》之香草美人，皆此意也。沈伯时云：咏物须时时提调。觉不分晓，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。如清真咏梨花，《水龙吟》第三第四句，须用樊川灵关事。又深闭门及一枝带雨事，觉后段太宽。又用玉容事，方表得梨花。若全篇只说花之白，则是凡白花皆可用，如何见得是梨花？（见《乐府指迷》）案：伯时此说，仅就运典言之，尚非赋物之极则。且其弊必至探索隐僻，满纸谰言，岂词家之正法哉？惟有寄托，则辞无泛设。而作者之意，自见诸言外。朝市身世之荣枯，且于是乎觐之焉。如碧山《咏蝉》（齐天乐），“宫魂”“余恨”，点出命意。“乍咽凉柯，还移暗叶”，慨播迁之苦。西窗三句，伤敌骑暂退，燕安如故。“镜暗妆残，为谁娇鬓尚如许”二语，言国土残破，而修容饰貌，侧媚依然。衰世臣主，全无心肝，千古一辙也。铜仙三

句，言宗器重宝，均被迁夺，泽不下逮也。病翼二句，更痛哭流涕，大声疾呼。言海岛栖迟，断不能久也。余音三句，遗臣孤愤，哀怨难论也。漫想二句，责诸臣苟且偷安，视若全盛也。如此立意，词境方高。顾通首皆赋蝉，初未逸出题目范围，使直陈时政。又非词家口吻。其他赋白莲之《水龙吟》，赋绿阴之《琐窗寒》，皆有所托，非泛泛咏物也。会得此意，则绿芜台城之路，斜阳烟柳之思，感事措辞，自然超卓矣（碧山此词，张皋文、周止庵辈，皆有论议。余本端木子畴说诠释之，较为确切。他如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二首，亦寄时事。惟语意隐晦，仅“江国正寂寂，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”数语，略明显耳。故不具论）。

沈伯时云：前辈好词甚多，往往不协律腔，所以无人唱和。秦楼楚馆之词，多是教坊乐工。及闹井做赚人所作，只缘音律不差，故多唱之。求其下语用字，全不可读。甚至咏月却说雨，咏春却说凉（《乐府指迷》）。余案：此论出于宋末，已有不协腔律之词。何况去伯时数百年，词学衰熄如今日乎？紫霞论词，颇严协律。然协律之法，

初未明示也。近二十年中，如沅尹、夔笙辈，辄取宋人旧作，校定四声，通体不改易一音。如《长亭怨》依白石四声，《瑞龙吟》依清真四声，《莺啼序》依梦窗四声，盖声律之法无存，制谱之道难索。万不得已，宁守定宋词旧式，不致徇越规矩。顾其法益密，而其境益苦矣（余案：定四声之法，实始于蒋鹿潭。其《水云楼词》，如《霓裳中序第一》、《寿楼春》等，皆谨守白石、梅溪定格，已开朱况之先路矣）。余谓小词如《点绛唇》、《卜算子》类，凡在六十字下者，四声尽可不拘。一则古人成作，彼此不符。二则南曲引子，多用小令。上去出入，亦可按歌，固无须斤斤于此。若夫长调，则宋时诸家，往往遵守。吾人操管，自当确从。虽难付管丝，而典型具在，亦告朔飨羊之意。由此言之，明人之自度腔，实不知妄作，吾更不屑辨焉。

杨守斋《作词五要》，第四云：要随律押韵，如越调《水龙吟》，商调《二郎神》，皆用平入声韵。古词俱押去声，所以转折怪异，成不祥之音。昧律者反称赏之，真可解颐而启齿也。守斋名缵，周草窗《蕙洲渔笛谱》中所称紫霞翁者即是。尝

与草窗论五凡工尺义理之妙。未按管色，早知其误，草窗之词，皆就而订正之。玉田亦称其持律甚严，一字不苟作，观其所论可见矣。戈顺卿又从其言推广之，于学词者颇多获益。其言曰：词之用韵，平仄两途。而有可以押平韵，又可以押仄韵者，正自不少。其所谓仄，乃入声也。如越调又有《霜天晓角》、《庆春宫》，商调又有《忆秦娥》，其余则双调之《庆佳节》，高平调之《江城子》，中吕宫之《柳梢青》，仙吕宫之《望梅花》、《声声慢》，大石调之《看花回》、《两同心》，小石调之《南歌子》。用仄韵者，皆宜入声。《满江红》有入南吕宫者，有仙吕宫者。入南吕宫者，即白石所改平韵之体。而要其本用入声，故可改也。外此又有用仄韵，而必须入声者，则如越调之《丹凤吟》、《大酺》。越调犯正宫之《兰陵王》，商调之《凤凰阁》、《三部乐》、《霓裳中序第一》、《应天长慢》、《西湖月》、《解连环》，黄钟宫之《侍香金童》、《曲江秋》，黄钟商之《琵琶仙》，双调之《雨零铃》，仙吕宫之《好事近》、《蕙兰芳引》、《六么令》、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，仙吕犯商调之《凄凉犯》，正平调之《淡黄

柳》，无射宫之《惜红衣》，中吕宫之《尾犯》，中吕商之《白苧》，夹钟羽之《玉京秋》，林钟商之《一寸金》，南吕商之《浪淘沙慢》，此皆宜用入声韵者，勿概之曰仄，而用上去也。其用上去之调，自是通协，而亦稍有差别。如黄钟商之《秋宵吟》，林钟商之《清商怨》，无射商之《鱼游春水》，宜单押上声。仙吕调之《玉楼春》，中吕调之《菊花新》，双调之《翠楼吟》，宜单押去声。复有一调中必须押上，必须押去之处，有起韵结韵，互皆押上。宜皆押去之处，不能一一胪列（《词林正韵发凡》）。顺卿此论，可云发前人所未发，应与紫霞翁之言相发明。作者细加考核，随律押韵，更随调择韵，则无转折怪异之病矣。

择题最难。作者当先作词，然后作题。除咏物、赠送、登览外，必须一一细讨，而以妍雅出之。又不可用四六语（间用偶语亦不妨）。要字字秀冶，别具神韵方妙。至如有感、即事、漫兴、早春、初夏、新秋、初冬等类，皆选家改易旧题，别标一二字为识，非原本如是也。《草堂诗余》诸题，皆坊人改易，切不可从。学者作题，应从石帚、草窗。石帚题如《鹧鸪天》“予

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”云云。《浣溪沙》“予女须家沔之山阳”云云。《霓裳中序第一》“丙午岁留长沙”云云。《庆宫春》“绍熙辛亥除夕，予别石湖”云云。《齐天乐》“丙辰岁与张功甫会饮张达可之堂”云云。《一萼红》“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”云云。《念奴娇》“予客武陵，湖北宪治在焉”云云。草窗题，如《渡江云》“丁卯岁未除三日”云云。《采绿吟》“甲子夏。霞翁会吟社诸友”云云。《曲游春》“禁烟湖上薄游”云云。《长亭怨》“岁丙午丁未，先君子监州太末”云云。《瑞鹤仙》“寄闲结吟台”云云。《齐天乐》“丁卯七月既望”云云。《乳燕飞》“辛未首夏以书舫载客”云云。叙事写景，俱极生动。而语语研炼，如读《水经注》，如读《柳州游记》，方是妙题，且又得词中之意。抚时感事，如与古人晤对。（清真梦窗，词题至简。平生事实，无从讨索，亦词家憾事。）而平生行谊，即可由此考见焉。若通本皆书感、漫兴，成何题目？

意之曲者词贵直，事之顺者语宜逆，此词家一定之理。千古佳词，要在使人可解。尝有意极精

深，词涉隐晦，翻译数过，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，此等词在作者固有深意，然不能日叩玄亭，问此盈篇奇字也。近人喜学梦窗，往往不得其精，而语意反觉晦涩，此病甚多，学者宜留意。